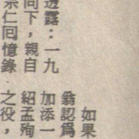
「遺缺」了的鏡頭

看到一個消息：有人透露：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，蔣介石在李宗仁陪同下，親自到台兒莊前沿陣地作過視察，這是李宗仁回憶錄和許多國民黨將領回憶錄中未曾披露的，也是電影「血戰台兒莊」中遺缺的鏡頭。

發消息的人，對於「血戰台兒莊」這部電影「遺缺」了這個鏡頭，似乎感可惜。

茗按：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，台兒莊的敵人已經退走，分別逃到繼縣和棗莊了。蔣介石在這一天晚上到達台兒莊，可以說是我軍取得勝利後抵達已無敵踪的前沿陣地，「血戰台兒莊」有沒有這個「鏡頭」，似乎無關重要。

如果說「血戰台兒莊」有什麼「遺漏」，茗認爲，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殉國一場戲，如加添一二二師參謀長趙渭清、一二四師師長鄧紹孟殉職的鏡頭，效果會更好。事實上，滕縣之役，一二二師全師壯烈犧牲，趙、鄧是王銘章一樣的將級人馬，三位將軍同時殉國講起這頁歷史，令人洩氣，王銘章的一二二師，屬於川軍（總司令是鄧錫侯，不在戰場，軍長是孫震，也在山東前綫），當時就叫「雜牌軍」，糧餉、彈藥，都配備不足。王銘章師，是眞眞正正的「用血肉築成的長城」。如果裝備相佳，派往解滕縣之團的中央軍能解救及時，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。根據歷史資料，這一支川軍，像孤軍無援，可嘆！



如此機器

有一城市叻仔，到鄉村去訪他的鄉下老表，該老表養有幾頭乳牛，用一機器搾牛奶，此上彼落，十分新奇。

該日下午，城市叻仔再到那機器處，老表及乳牛均不在場，一時好奇，將自己那話兒放進機器處，按動機掣，十分快活。

幾小時後，老表不見叻仔踪跡，到處找尋，終于找到放搾牛奶機器的棚內，方見叻仔臥身機器下，已經奄奄一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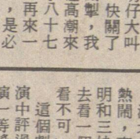
叻仔見老表，立刻高呼：「老表救我！」老表趨前看清楚，原來叻仔那話兒仍夾在搾奶機器上，機器依然在不停操作中。老表在旁，揮手搖頭不知如何是死無疑的了。」

鄉下老表曰：「我只能帶東西來一路替你搖扇，使你不致如此辛苦，但却不能夠立刻令你停止此種半快樂半苦的狀態。」

叻仔曰：「按停機掣，即可鬆我。」老表曰：「此機也，一啓動以後，是完全不可能自動停的，因爲是電腦操作的。」

叻仔曰：「然則何時方停？」

老表曰：「滿牛奶一大桶，足足四夸脫，自然會停。」



茗不清

記小平太

三鳳

漢城奧運會大成問題

南朝鮮暴亂不可收拾，當局似乎暗示將以軍事鎮壓。根據熒幕上所見，新聞報道，彼邦警方的防暴是「小兒科」，南朝鮮總究還是標榜民主的國家，要顧到國際關係，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，若不標榜民主，早以軍事鎮壓了。世上準備參加明年漢城奧運會者，都加注意，目前，明年漢城的奧運會是否開得成，是個問題了。洛杉磯市長還表示要接辦奧運會呢。以往該城主辦過兩次了，事實上亦大有條件辦三次；國際奧運會則還須觀望一陣。希望南朝鮮的局勢很快平靜，平靜一陣後中國當在明年參加漢城奧運會，若不能很平靜，即由世界奧運會決定新地點，當然不可能在亞洲，以北朝鮮的條件是無法成功的。以北辦大型運動首重經濟，漢城主辦，有些人說南朝鮮充闊在熒幕上看到南朝鮮大學生的反政府，確極激烈，這種情形在亞洲決不可能發生在日本，祇爲政府像樣。南朝鮮政府不像樣却還標榜民主，才有那種現象，若是政府眞的以軍事鎮壓，要面對完蛋的命運；若是漢城明年不辦奧運會（停辦一屆或改地舉行）當然全斗煥已倒下。在標榜民主的國家必須較多民主，獨裁即很難搞下去了，沒有什麼例外。學西方即須像西方，不三不四不行，日本即像樣，其西方式民主、自由爲美國看得順眼呢！

栽贓

最近接到上海一位親戚來信，發覺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，令我訝異非常。

事情發生於我寄他們的一封信，通常由本港寄往上海的空郵，時間只需五天至一週（連同稽壓預算在內），可是我寄的這封信，足足過了二十天才到達親戚手上。

內地不是西方國家，不會因爲工潮而影响郵遞服務，從新聞報道中亦未聽說上海發生過什麼足以阻延郵遞的災害，這事顯然人爲。

原因在親戚信上提到的一件事清楚說明出來。她表示在我的去函內，夾有一份宣傳品，問可是我寄的。其實她並不相信，因爲我們的通信從不牽涉其他。親戚多此一問亦應該。討個明白，也讓我知道竟有這樣的事發生，以後知所警惕。

這張宣傳品內容親戚沒有抄錄，她只告訴我傳單署名「自由工人聯盟南昌市支部」。這是個怎樣的組織只有天知。

爲載取郵件內財物，或有目的打探寄信人與收件人家庭情況而「盜郵」的事，本港也會有過個案，但很快被揭發並徹查。像我親戚碰到的倒未聽過。

盜郵已屬違法，私下拆別人的信（不拆怎能將傳單夾入）同樣有罪，如果傳單是些違禁品，暗中放進別人的信中形同「栽贓」，罪加一等。豈是小事？

這種情形可能引起收信人厭倉後果，希望內地有關單位加强防範以免製造無辜。

我不熟悉郵局的作業和管理，根據上述盜信栽贓的事例看，上海郵政組織顯然存在漏洞，如不及時堵塞，眞不知還會發生什麼想像不到的事。

勸千歲殺字休出口

京戲的「甘露寺」的橋玄（連同他兩個美麗女兒都不姓玄喬），姓有木旁的橋。三國演義是用許多不同的民間傳說的「說書人」的話本，湊成的演義體的方便改成了姓喬。橋玄官至三公），馬連良多年的第一名戲，唱「勸千歲殺字休出口」的長段名唱，頭兩句是逃關雲長的本事——「斬過了顏良誅文醜，在古城又會斬老蔡陽的頭」。衝入袁軍中心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一刀砍下了主師顏良的腦袋，先聲奪人，袁軍喪胆大亂。「破文醜」，史無明文，三國魏書將此首功叙在徐晃名下，可能關聲是助徐完成此誅文醜之功的。關與徐也是山西的老鄉，在蘇三吃官司的洪洞縣東南。關公在曹營有心建立事功再，皆造成其勝利者。以很少的兵——五至七萬，對袁紹十萬步軍，萬匹騎兵，曹操親自指揮，對抗了一百多天，終成大勝，豈易事哉？袁紹也是親統大軍指揮，但犯了許多大小的錯誤。「爲政與「作戰」，是不許犯錯的。

半山堂隨筆

陸天雷

「古城會」，以八十之年，功架依然，香港報上竟沒一位「京戲文豪」提到他的關公戲，是出自李洪春（即將百齡）之教，而李得自乃師「三麻子」的親傳的。這也難怪，寫介紹文的小伙子的祖父，可能讀過三國演義吧？

袁曹「官渡大戰」，是亞於拿破崙的「麻狼溝」、「奧特立茲」之役，而關雲長、張遼、徐晃諸將，「五關斬六將」，「千里單騎」，「過五關」，「斬蔡陽」，「華容道」，「擂鼓罵曹」，「三國志」，「三國演義」，「三國演義」，「三國演義